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论丛

官府、宗族与天主教

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

张先清 著

中華書局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论丛

官府、宗族与天主教

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

张先清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府、宗族与天主教: 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张先清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

(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论丛)

ISBN 978-7-101-06652-4

I. 官… II. 张… III. 乡村—罗马公教—基督教史—研究—福安市—明清时代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2171 号

书 名 官府、宗族与天主教: 17—19 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

著 者 张先清

丛 书 名 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论丛

责任编辑 高 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½ 插页 2 字数 39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652-4

定 价 48.00 元

《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论丛》 编辑委员会

策 划：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成 员：

刘忠明教授

赖品超教授

卢龙光教授

邢福增教授

伍渭文博士

执行编辑：

梁颂茵

总 序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于1951年10月由香港基督教教会代表所创办，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所基督教中文高等学府，它的创办继承了国内13所基督教大学的办学传统。“崇基”的命名是取“崇奉基督为万世师表”之意。崇基的校门上有一副对联：“崇高惟博爱本天地立心无间东西沟通学术，基础在育才当海山胜境有怀胞与陶铸人群。”崇基的校徽是选自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徽号：“十架”与“莲花”。除了“十架”和“莲花”的标记外，还有“祥云”与“火焰”。“十架”与“火焰”是代表基督教，“莲花”代表中国佛教，而“祥云”的象征是来自道教的传统。校徽的标记正是象征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在此种信念下，崇基学院于1996年11月成立“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中心是香港中文大学直属书院的唯一一个学术研究单位，致力从事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为大学的成员及中国与其邻近地区内的学者们提供高质素的学术活动及出版物。

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提倡研究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况为己任，举办各类型的学术活动，例如实地考察团、博士论文奖、学术讲座及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为学者提供交流的台阶。2002年，中心为扶助及鼓励年青学者从事基督教研究，积极为中国年青学者筹办学术研讨会，该年年底与

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合作在香港举办的第一届“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反应非常热烈,更带动了国内筹办相类似研讨会的热潮。得蒙国内外年青学者的支持,过去数年间中心已邀请了近百名年青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年青博士参加研讨会,第四届的会议刚于去年12月再于崇基学院召开。

出版工作当然也是不能忽略的。除已开展了多年的会议论文集丛书系列、专文报告系列、“宗教社会学”翻译丛书系列及研究中心通讯外,中心自2006年起在前主任吴梓明教授的努力下已积极筹划出版专书系列的工作,冀为海内外学者出版其研究专书及协助有潜质的年青博士出版其具学术价值的论文作品,以更丰富中心出版物的题材及提升其素质。幸于2008年年初,经副主任(出版)赖品超教授穿针引线及另外两位副主任卢龙光教授(研究及会议)和邢福增教授(教育及活动)的促成下,终与学术圈子内备受推崇的中华书局达成合作的协议,委托该局出版《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论丛》系列。论丛的首两册专书即为研究中心第一和二届博士论文奖的得奖作品——厦门大学张先清博士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和福建师范大学朱峰博士的《基督教与海外华人的文化适应——近代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的个案研究》。张博士用实地田野考察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对明清闽东福安县的天主教华人信徒群体的形成与活动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呈现了天主教在乡间与地区性的发展,显示出宗族在天主教发展中的特性。朱博士的专书则借用了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的观念,从华人信徒移民海外的历史,论述砂拉越美以美会华人信徒迁移社区的发展史,探讨华人信徒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如何自处与调适。两书运用了突破旧有研究模式的方法写成,对“宗教与中国社会”这课题贡献良多。

接续此丛书系列将出版第三届博士论文奖的得奖作品——中国人民大学黄剑波博士的《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吴庄基督教的人类学研究》及北京大学郭卫东教授的《基督教会在华特殊教育史(1834-1952)》。黄博士的专书是民族志的个案研究,从创新的视角考察基督教在中国当代乡村的状况,并生动地展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生存及发展,郭教授则专研基督教在中国开展的特殊教育,敬请对乡村基督教研究及基督教教育有兴趣的读者密切注意。

千百年来,宗教在各民族及社会的影响均是举足轻重的。宗教研究亦是一门永不过时的学科,研究理论、视角和范畴往往推陈出新与时并进。近

年,社会对宗教的关怀和兴趣正在与日俱增,区域研究、宗教社会学、田野考察、方志研究、口述历史等课题成为一时的风尚,相关的著作于国内外如雨后天春笋般相继付梓出版。往后,中心将透过此《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论丛》系列出版更多海内外学者的专书及年青博士的论文作品,冀借着出版具素质且有创意的研究专书,推动和提升“宗教与中国社会”的研究以嘉惠更多从事这一课题的学者及对这一题目有兴趣的读者,让我们一起从不同的方向和范畴再探讨宗教在今天社会中的地位及角色。最后,本系列得以付梓出版,实蒙中华书局的高天女士和中心的梁颂茵小姐大力协助,特此致以感谢!

刘忠明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2009年于香港沙田

序

张先清君的博士论文《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经修订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真是可喜可贺。张先清君希望我为该书写篇序言，古人似乎有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切勿“好为人序”的劝诫，但是一来有人前来征序，心情总是愉快；二来张先清君撰写博士论文的那几年间，所有开心的、苦涩的经历，大家都是有所感受的。冲着这两点，我也就顾不了许多了。

张先清君的博士论文属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领域。记得我在上一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教科书上说基督教、天主教之类的课题，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课题，让人有些紧张。可是后来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题目。如今的所谓“中西文化交流”，更是成为中国上上下下、男女老少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举个例子：望子成龙心切的中国父母们，一旦孩子读书有些不顺，就要赶紧找出什么中国男孩、女孩在牛津剑桥或者哈佛一类的书籍，细细地研究中西文化教育，进而印证“中国教育的误人子弟”。至于先知先觉的商家，更是动不动搬出“国际惯例”来教训那些不知究竟的老百姓，未曾体验过中西交流的老百姓们，不得不在“国际惯例”面前自惭形秽了。

老实说，我对中西文化交流这样的大题目，素来是感到十分敬畏的。敬

畏的原因至少有三：一是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人，既要知道中国的事情，又要知道西方的事情，如果更加堂皇一点，就要“学贯中西”了。这我做不到。二是既要懂得中国的语言文字，又得懂得洋人的语言文字，而且还不止一种语言文字。这我也做不到。三是既要去做某一领域的中西比较研究，总不能只待在自己家里，还得来来往往奔跑于中西列国之间亲身感受一下吧。这点我也许可以勉强做到，但其劳身费神，还是有些让人担心畏缩。正因为有这一大堆的问题，害得我至今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上的许多公认的盛事不太明白。举我的本行明清时期兼敝乡所发生过的事情为例：明末西方传教士艾儒略等到过福建，受到当时福建众多士大夫的欢迎。这当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件可喜之事。不过，当我一个人呆想的时候，总是对我的这些前贤兼乡贤的士大夫们的行为动机闹不明白：这些士大夫们热情接触艾儒略，真的是仰慕他所带来的文化？还是有什么猎奇观异的心理在作祟？

说这话太让人扫兴了，我屡屡想把这不合时宜的想法挥去，但是仍然像上面所讲到的情景一样，还是做不到。自己做不到，那就寄希望于别人吧。正好，张先清君来了。张先清君是一位刻苦好学的年轻人，为了做好这个课题，特地跑到北京去学习西班牙文之类的洋文。机遇也不错，可以在中西之间飞来飞去。更要紧的是，深谙扬长避短之道，一头扎入天主教最早传入中国而至今仍有余韵的闽东乡村，调查访谈，搜遗探秘。如此孜孜不倦、坚持以恒，终于有了丰硕的成果，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张先清君的博士论文的创新之处，相信大家可以在他的著作里了解到，因为我担心如果由我来说的话，一定是越说越乱。我这里要说的是，他的这篇论文，至少可以让我了解到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传进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基层社会后二者间是怎样的一个相互碰撞和消融的历程。这也使得我那莫名其妙的想法多少有了一些答案。为此，我要感谢和勉励张先清君。就把这感谢和勉励之词作为序言吧。

陈支平

目 录

序	陈支平 1
导 论:寻找社会底层的历史	1
一、缪氏宗族的历史记忆	1
二、底层视角	6
三、田野与资料	13
四、概念与框架	22
第一章 福安印象	24
一、环境	25
二、社会结构	27
三、灾害、寇乱与地方社会	32
四、早期宗教信仰	36
第二章 传教与禁教	42
一、从马尼拉到福安:多明我会之初传	43

二、礼仪之争与明末反教事件	61
三、清初的传教与禁教风波	93
四、雍乾以降的禁教政策与福安天主教	109
第三章 乡村天主教群体	148
一、数量	148
二、构成	156
三、分布	172
第四章 宗族与宗教网络	188
一、宗族与地域天主教网络建构	188
二、乡村宗族与天主教:个案研究	195
三、宗族皈依与文化延续	241
第五章 信仰与生活	265
一、村落信仰空间的重组	265
二、妇女守贞观念的移植	271
三、宗族通婚网络的变迁	291
结 论	304
一、宗族、教会与国家	304
二、集体记忆与社群认同	312
三、隐喻的乡村教会	315
参考文献	320
外国人名汉译对照表	336
后 记	341

- 图 1 缪桂三遇白主教图/3
- 图 2 缪桂三临终受洗图/4
- 图 3 穆洋桂三支祠晋匾庆典/5
- 图 4 清代福安县疆域图/30
- 图 5 明清之际福安教徒人数柱状分析/152
- 图 6 清中叶福安基层天主教网络/184
- 图 7 清代福安天主教村镇层次格局/185
- 图 8 西隐天主堂/192
- 图 9 福安主要天主教宗族分布/194
- 图 10 顶头村余庆庵/199
- 图 11 顶头天主堂/215
- 图 12 穆洋缪氏宗祠/219
- 图 13 穆洋村居图/221
- 图 14 缪士珣及其后裔图示/223
- 图 15 穆洋桂三支祠/225
- 图 16 双峰村居图/227
- 图 17 双峰冯氏祖祠/230
- 图 18 双峰天主堂/232
- 图 19 双峰冯氏天主教徒墓地/236
- 图 20 溪填赵氏族谱赵匡胤画像/237
- 图 21 溪填天主堂/240
- 图 22-1 兼容型天主教宗族 1/242
- 图 22-2 兼容型天主教宗族 2/243
- 图 23 转化型天主教宗族/244
- 图 24 福安贞节牌坊/272
- 图 25 清代福安天主教宗族通婚网络/303
- 表 1-1 福安主要族姓及其迁入年代表/28
- 表 1-2 清代福安县政区简表/30
- 表 1-3 福安水患表(1581-1850)/33
- 表 1-4 福安寇乱表(1559-1671)/34
- 表 1-5 福安佛寺简表/36
- 表 2-1 1731-1736 年间福安地方教堂情况表/123
- 表 2-2 1746 年福安教案被逮教士及教徒一览/128
- 表 2-3 1760-1764 年间福安部分多明我会传教士传教情况表/140
- 表 2-4 1836-1837 年福安查禁天主教事件中被毁教堂一览/145
- 表 2-5 1723-1840 年间官府查禁福安天主教年表/147
- 表 3-1 1632-1875 年间的福安天主教徒数量变化表/150

- 表3-2 1632-1795年间福安天主教徒数量/151
- 表3-3 明万历至清道光年间福安县户口数目变化表(1612-1829)/155
- 表3-4 1829-1830年间福安多明我会士杨埃第弯传教记录/156
- 表3-5 1632-1846年福安部分举、贡、生、监教徒知见录/162
- 表3-6 穆洋天主教董事会教徒职业一览/170
- 表3-7 1733年福安部分天主教分布村(镇)表/173
- 表3-8 1733年福安部分天主教分布村落及教徒人数/175
- 表3-9 1741年福安部分天主教分布村镇及教徒人数/176
- 表3-10 1795年福安部分天主教主要分布村镇及其教徒数/179
- 表4-1 明清时期福安核心天主教村镇及所在主要奉教宗族/193
- 表4-2 顶头黄氏宗族各房11-27代丁数表/197
- 表4-3 1733年顶头村天主教会构成情况一览/203
- 表4-4 1733年顶头黄氏宗族各房天主教徒分布一览/211
- 表4-5 1733年顶头黄氏宗族天主教家庭规模一览/212
- 表4-6 1733年顶头黄氏宗族天主教家庭结构一览/213
- 表4-7 1733年调查所见黄氏男性天主教徒在族中各房分布/214
- 表4-8 福安顶头村公教救灵会成员构成/216
- 表4-9 明清时期穆洋缪氏科名表/220
- 表4-10 穆洋缪氏宗族宫庙一览/220
- 表4-11 缪桂三派下男丁数量统计(33-36世)/224
- 表4-12 双峰冯氏璧房福支16-21世丁数增长/229
- 表4-13 双峰冯氏历朝科名表/231
- 表4-14 清前期双峰村天主教徒数量变化表/233
- 表4-15 溪填赵氏历朝科名表/238
- 表4-16 清前期溪填村天主教徒数量变化表/239
- 表5-1 1632-1700年间的福安天主教堂/270
- 表5-2 明清时期福安天主教守贞女的数量及其变化/278
- 表5-3 族谱中所见清代穆洋缪氏利房桂三公派系守贞女/282
- 表5-4 族谱中所见清代顶头黄氏书房守贞女/284
- 表5-5 地方档案所见近代福安主要天主教宗族贞女数/286
- 表5-6 双峰冯氏璧房福榭婚入情况表/295
- 表5-7 双峰冯氏璧房福榭嫁出情况表/296
- 表5-8 双峰冯氏婚入情况表/297
- 表5-9 族谱中所见缪桂三支派的主要通婚圈/299
- 表5-10 1733年顶头黄氏天主教成员婚入对象表/301
- 表6-1 清代中前期基层天主教家族性传播举要/306

导论：寻找社会底层的历史

一、缪氏宗族的历史记忆

这是南方山区初夏季节的早晨，空气清爽而温润，偶尔间有山风迎面吹来，带着一股令人愉快的淡淡的野花香味。我站在双峰大桥头的乡村公路边，等候开往穆洋^①的公共汽车到来。此前我已经在双峰村住了一周，做了一些简单而必要的调查访问。尽管内心对于这么快就要离开这个风景秀丽的天主教山村有些依依不舍，但是，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因为按照原先拟定的行程计划，我必须在今天中午前赶到穆洋镇，那里是我此次闽东之行的最后一站。

可能是因为时间尚早的缘故，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与行人并不多。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一辆老旧的汽车才歪歪扭扭地从公路转弯处钻入我的视野。这是一辆开往邻县周宁的中型客车，途中会经过穆洋，于是我决定搭乘它。幸运的是，我在车上找到了一个空位，这是非常难得的。有过远行经历的人

^① 又称“穆阳”。闽东地名中“洋”、“阳”常出现混用现象。在本书讨论的明末清初时期，“穆洋”是比较通用的称呼，为了行文统一，本书采用“穆洋”地名。

都知道,对于这种长途车,半路上来的乘客一般是难有座位的。随着车子颠簸着往前开,双峰村错落有致的民居与挺拔的教堂渐渐远离我的视线,我的脑子里开始时断时续地搜索记忆中的穆洋印象。我在三年前曾经到过穆洋,但只呆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可谓来去匆匆。三年过去了,现在的穆洋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临近中午,车子驶经一座桥梁,不远处就是一个镇子。我知道穆洋马上就要到了。从车窗望去,小镇上熙熙攘攘,一派繁忙景象。车子缓慢地穿行在人群和拥挤的街边小摊间,最后停在一个临时停靠点。我下了车,举目四望,不禁有些迷惘。眼前的一切似乎都与我脑海中保留着的三年前的穆洋印象大相径庭,尤其是临街建起的一排排崭新的楼房提醒着我三年间小镇已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幸运的是,小镇东门与桂林村接口处之间的那棵老樟树还在。我顺着樟树边的小道,先往桂林村王叔家走去。王叔是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我此次到穆洋做调查就住在他家里。到王叔家后,放下行李,寒暄几句,我就决定马上去小镇上走走,特别是探访当地有名的缪氏大宗祠。

祠堂坐落在小镇的主要街道百岁街边。说它有名,不仅因为它是穆洋镇声誉最为显赫的大族缪家的主祠,而且还因为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恐怕很少有一座乡村宗族祠堂能够像缪氏大宗祠一样在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中扮演了如此独特的角色。明崇祯七年(1634)的中秋节,两位西班牙籍的天主教传教士——多明我会的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与方济各会的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正是在这座祠堂里亲眼目睹了缪氏宗族中由天主教族人与非教徒族人联合举行的一次隆重祭祖典礼,直接获得了有关中国人祭祖仪式中包含着宗教性的第一手证据,并以此向在华耶稣会发难,从而激起了中西方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礼仪大争论。

缪氏大宗祠总体还保持得很好。比较可惜的是,那个曾经让传教士黎玉范惊叹不已的祠堂大门,如今已经改建过了,变成了店铺。我快步从祠堂的边门进去,此前我已经与一位缪姓老人联系,告知他我会去祠堂拜访。可惜的是,由于临时有事,他未能来祠堂。但祠堂中的另外几位缪姓父老热情地接待了我。当得知我的来意是想了解本族信仰天主教的历史后,一位名叫缪宝钦的老人向我讲述了一段儿时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有关本族一位祖先桂三公皈依天主教的口碑故事,其大意是:清乾隆年间,天主教传教士在福安一带传教,后来,朝廷下令禁止天主教,并派官兵到穆洋地方搜捕传教士。当时,有一位白主教躲藏在缪桂三的苎麻地里,被缪桂三发现,缪没有向官府告发,而是赠以水、饭(见图1),并将他隐藏到自己家中后屋。后来,清军

搜捕白主教，抓走了许多老百姓，白氏只好出来自首，最后被官府杀死。事过多年，当缪桂三临终时，他梦见白氏托梦给他，让他受洗入教。于是，缪桂三就让人去巷头林家请来一位林姓贞女，为他施洗，并立下临终遗嘱，吩咐他的妻子及六子一女都要信天主教，后世子孙也都要皈依天主教。这样一来，缪桂三的后代都成为天主教徒^①。



图1：缪桂三遇白主教图（穆洋缪氏族人绘藏）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随着访谈的深入，我很快发现有关桂三公奉教的故事在穆洋流传甚广，凡是上了年岁的老人大多都能道出几分。我在当地进行田野调查时就搜集到多个版本，内容大同小异。在穆洋人看来，作为本镇最大宗族的缪家与天主教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当你问起穆洋的天主教来源时，当地人一般会说到缪家；如果你进一步询问谁是缪家最早的信教者时，他们就会告诉你缪桂三奉教的故事。

缪桂三其人并非子虚乌有，他的谱名为缪堡（1715 - 1786），是清康熙年间穆洋缪氏宗族第三房即利房的一位乡绅，桂三是他在宗族中的行号。缪氏宗族谱牒中记载了缪桂三的简单生平：“三十二世，缪堡，清乡耆，字亦璋，行桂三，号晋阳。生康熙乙未年七月廿七日子时，……子六女一。公卒乾隆丙午年。”^②据族谱资料，缪桂三是当地颇具声誉的厚道君子：“公醇厚质实，不与人争。常有占公门路，反将己田砌造以便其往来，横逆不较，几忘物我，其厚德类此。”为此，乾隆四十六年（1781），时任福安县令的刘士毅还特意赠匾旌扬，曰

① 穆洋缪宝钦先生口述，70岁，天主教徒，2001年5月29日。

② 《东鲁缪氏支史》，《利房禄四公派钦七公三支八图世系·缪堡》，1991年重修本。

“醇朴高风”^①。

很显然,上述缪桂三奉教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巡抚周学健在福安掀起的禁教事件。故事中的白主教,即指当时在福安传教的西班牙籍多明我会士白多禄(Pedro Sanz)。据故事中的内容推测,缪桂三受白多禄托梦领洗入教的时间应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即他去世前夕。遵其遗嘱,其妻冯氏及其所生六子(缪师福、缪师赵、缪师秦、缪师魏、缪师贡、缪师代)一女也一一受洗入教(见图2)。



图2:缪桂三临终受洗图(作者摄于穆洋桂三支祠)

关于缪桂三奉教故事,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并不完全是缪家人对本族人教祖先事迹的“虚构”。现存的多明我会史料为我们披露了不少白多禄在穆洋被捕的鲜为人知的细节,其中之一曾提到白多禄在1746年6月25日禁教事件发生时躲藏在穆洋。他先是受到缪氏族人的庇护,隐藏在一位名叫缪若瑟的信徒房中及其菜园里。随后,又辗转潜伏于当地一些居民家中及野外,在是年6月30日走到溪尾地方坐以待捕前,他已经在穆洋躲藏了5至6天^②。很可能就是在此期间他遇到了缪桂三并得到其照顾,而缪桂三也有可能因此受其感召信仰了天主教^③。随后缪桂三的后代也相应地成为天主教徒,例如其孙女缪锦妃就是一位天主教

① 《东鲁缪氏支史》,《利房禄四公派钦七公三支八图世系·缪堡》,1991年重修本。

② 按多明我会的史料,白多禄在穆洋东躲西藏好几天后,鉴于官府追索甚紧,他考虑自己可能无法脱身,因此就让一位外教人带他到穆洋村外去,当他走到溪尾(Ke-muy)地方时,停下来坐在一棵树下。不久,捕役就前来抓走了他。见 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Madrid, 1965, Tomo II. p. 323, note. 15。

③ 2002年2月28日,笔者在缪宝钦先生的陪同下,前往离穆洋约十里之过溪地方观看了缪桂三的墓地。缪桂三墓保存很好,但墓碑上并未刻有缪桂三夫妇洗名。